

丛书

创造社

黄侯兴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小说卷(一)

I216.1
36
:3(1)

17418124

创造社丛书

小说卷(一)

黄侯兴 主编
蔡震 编

(一) 小说卷(一) 黄侯兴主编

黄侯兴 主编
(一) 小说卷(一)

黄侯兴 主编
(一) 小说卷(一)

黄侯兴 主编 (一) 小说卷(一)

黄侯兴 主编 (一) 小说卷(一)

黄侯兴 主编 (一) 小说卷(一)



学苑出版社

B 794513

创造社丛书·小说卷（一）

黄侯兴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84.2千字

印数：0001—1500册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60—998—7/G·553

定价：5.00元

纪念

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

郭沫若故居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序

阳翰笙

从一九二一年创造社成立算起，历史仿佛漫不经心地已经走过了七十个年头。

现在，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决定编辑出版六卷本的“创造社作家丛书”，我是十分赞赏和支持的。因为，无论是从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的价值，还是对当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五四文化传统的意义来说，它都是一项极其有益的工作。欣喜之余，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话，这不能说是“骸骨的迷恋”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中，创造社是现代中国文坛第一个树起了浪漫主义旗帜的文学社团。这支突起的异军，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崇尚感情的自然流露，反抗封建的道德规范，鼓吹理想与创造，反对因袭与模仿。他们的作品，在青年读者中赢得了普遍的声誉。创造社前期主办的文学刊物，如《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据说《创造周报》出版后，由初版时每版三千份，后增至六千份，还屡次再版，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还是少见的。总之，“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代表着不同的流派、思潮和风格，双峰并峙、争夺斗艳，各以独异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创造社一些主要成员，从初期有着较明显的为艺术的倾向，逐渐汇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的大潮中去。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从“昂首天外”转向“水平线下”。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从日本回国参加创造社，给后期创造社增加了新的主力军。在革命低潮期，他们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根据于无产阶级的艺术的憧憬，同时，无产阶级若没有自身的文学，也不能算是完成阶级的革命。在这一回‘革命中的文学’，它必然地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当时创造社有个出版部，它出版的书籍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为了做好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工作，也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周恩来同志指示，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因此，郭沫若在留亡日本前夕，动员了我和李一氓同志参加创造社。当时，在创造社内部，潘汉年、李一氓和我，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小组，属上海市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领导。从此，我弃武就文，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党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我们到创造社后，创办了《流沙》半月刊，后来又办了《日出旬刊》，这两个刊物偏重于社会科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加上原来的《创造月刊》和新出的《文化批判》（月刊），以及稍后的《畸形》（半月刊）、《思想月刊》、《文艺生活》（周刊）、《新思潮》（月刊）等，创造社就有了诸多的刊物，实力确实壮大了，影响也颇为可观。

创造社从成立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八九年间，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局限和思想的偏颇，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近几年来，在提倡百家争鸣的热烈的学术氛围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海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对“五四”前后出现的社团、流派、思潮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

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满意的收获。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海内外学人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创造社，并在纵向考察或横向比较中对它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是为序。

1989年12月于北京

编辑说明

一 本丛书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由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辑出版。主编黄侯兴。

二 本丛书包括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六集。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造社同人的理论主张、思想倾向与发展变化及其作品的风格特色。

三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本丛书侧重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文论与作品。除创造社成员外，兼收一些思想、艺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的文章，力求通过广泛的选录，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创造社活动的全貌。

四 选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创造社活动的历史阶段为序，作者与文章按发表先后排列。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书籍中录用，少数转引自别处或作者对内容有所增删的，文末加以说明。编选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以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

五 本丛书分别由黄侯兴编选文艺理论集、诗集，蔡震编选小说一集、二集，杨均照编选散文集，周亚琴编选戏剧集。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李一氓、夏衍、李初梨、阳翰笙、林林等同志的亲切指导与热情关怀。阳翰笙同志为本丛书作序。林甘泉、马良春、雷仲平、郭平英、李维国、朱世滋、郑延顺、黄铭华、诸天寅等同志，也曾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编选上仍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六 本丛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郭沫若

- 残春..... (1)
Löbenicht的塔..... (13)
炼狱..... (23)
鹁雏..... (32)

郁达夫

- 银灰色的死..... (39)
沉沦..... (52)
风铃..... (83)
采石矶..... (100)
青烟..... (116)

张资平

-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 (123)
木马..... (138)
爱之焦点..... (152)
植树节..... (167)
兵荒..... (179)

成仿吾

- 灰色的鸟..... (197)
深林的日夜..... (206)

郑伯奇

- 最初之课..... (210)
忙人..... (219)

陶晶孙

木犀..... (226)

两姑娘..... (236)

方光焘

疟疾..... (245)

业障..... (253)

滕固

壁画..... (259)

乡愁..... (271)

冯沅君

隔绝..... (284)

旅行..... (293)

何畏

黄昏..... (301)

张定璜

路上..... (314)

敬隐渔

苍茫的烦恼..... (323)

王独清

三年以后..... (330)

残 春*

郭沫若

一

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像一面极大的分光图，画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

正在我凝视海景的时候，楼下有人扣门，不多一刻，晓芙走上楼来，说是有位从大阪来的朋友要面会我。我想我倒有两位同学在那儿的高等工业学校肄业。一位姓黎的已经回了国，还有一位姓贺的我们素常没通过往来，怕是他来访我来了。不然，便会是日本人。

我随同晓芙下楼，远远瞥见来人的面孔，他才不是贺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肤，平滑无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祖先传来的一种烙印一样，早使我知道他是我们黄帝子孙了。并且他的颜面细长，他的隆准占据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领上又远露出一半自由无领的蝥蛸，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像，就好像一只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门前，他递一张名片给我。我拿到手里一看，恰巧才是“白羊”两字，倒使我几乎失声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见后，他立在门次便向我说道：

* 本篇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你我虽是不曾见过面，但是我是久已认得你的人。我的同学黎君，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他常常谈及你。”

几年来不曾听见过四川人谈话了，听着白羊君的声音，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他又接着说道：

“我是今年才毕业的，我和一位同学贺君，他也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同路归国。”

“贺君也毕了业吗？”

“他还没有毕业。他因为死了父亲，要回去奔丧。他素来就有些神经病，最近听得他父亲死耗，他更好像疯狂了的一般，见到人就磕头，就痛哭流涕，我们真是把他没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国，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时常走去看顾他。我们到了门司，我因为要买些东西，我便一个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时候，我才晓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声。

白羊君接着说道：“倒幸好有几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捞钩把他钩出了水来。我回船的时候，正看见他们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渐渐地苏醒转来了。水手们向我说，说他跳水的时候，脱了头上的帽子，高举在空中画，口中叫了三声万岁，便扑通一声跳下海里去了。”白羊君说到他跳水的光景还用同样的手法身势来形容，就好像逼真地亲眼见过来的一样。

“但是船医来检验时，就是他热度甚高，神经非常兴奋，不能再远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才决计把他抬进就近的一家小病院里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没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齐进了病院了。入院已经三天，他总是高热不退，每天总在摄氏四十度上下，说是尿里又有蛋白质，怕是肺炎，肾脏炎，群炎并发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门司又不熟，很想找几位朋友来帮忙。明治专门学校的季君我认得他，我不久要写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说起你来，说是“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才特地跑来找你。”

白羊君好不容易才把来意说明了，我才请他同我上楼去坐，因为往门司的火车要六点多钟才有，我们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饭再回去，晓芙便往灶下去弄饭去了。

好像下了一阵骤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样，白羊君一上楼把他刚才的焦灼，好像忘在脑后去了，他走到窗边去看望海景，极口赞美我的楼房，他又踱去踱来，看我房中的壁画，看我壁次的图书。

他问我：“听说你还有两位儿子，怎么不见呢？”

我答道：“邻家的妈妈把他们引到海上玩耍去了。”

我问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学告诉我的。我从博多驿下车的时候，听说这儿在开工业博览会，我是学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览会来，在第二会场门首无意之间才遇着你一位同学，我和他同过船，所以认得是他告诉了我，我照着他画的略图找了来，你这房子不是南北向吗？你那门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社神，并且我看见你楼上的桌椅，我就晓得是我们中国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桌椅。）不是你同学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会到你学校去问呢。”

我同他打了一阵闲话，我告了失陪，往楼下去帮晓芙弄饭去了。

二

六点半钟的火车已到，晓芙携着一个儿子，抱着一个儿子，在车站上送行，车开时，大的一个儿子要想跟我同去，便号哭起来，两只脚儿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车一般，我便跳下车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车去。车已经开远了，母子三人的身影还伫立在月台上不动。我向着他们不知道挥了多少回数的手，等到火车转了一个大弯，他们的影子才看不见了，火车已飞到海岸上来，太阳已西下，一天都是鲜红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

之泪，我回过头来，看见白羊君脱帽在手，还在向车站方面挥举，我禁不着想起贺君跳海的光景来。

——可怜的是贺君了！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要跳海，跳海的时候，为甚么又要脱帽三呼万岁。那好像在这现实之外有甚么眼不能见的“存在”在诱引他，他好像Odysseus听着Sirens的歌声一样。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离，要算是破题儿第一夜了。我的儿子们今晚睡的时候，看见我没有回家；明朝醒来的时候，又看见我不在屋里；怕会疑我是被甚么怪物捉了去呢。

——万一他是死了的时候，那他真是可怜！远远到得海外来，最终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么要紧呢？死在国内，死在国外，死在爱人的怀中，死在荒天旷野里，同是闭着眼睛，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那又有甚么可怜不可怜呢？我将来是想死的时候，我想跳进火山口里去，怕是最痛快的一个死法。

——他那悲壮的态度，他那凯旋将军的态度！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火葬？我觉得火葬法是最单纯，最简便，最干净的了。

——儿子们怕已经回家去了，他们回去，看见一楼空洞，他们会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车中，种种想念杂然而来。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痉挛着嘴唇微笑，他看见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话来。

他说：“贺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说过他自己是“龙王”呢。”

“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了，我们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贺君有一天早晨在海边上捉了一个小鱼回来，养在一个大碗里面，他养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里去放了，他跑来向我们指天画地的说，说他自己龙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鱼，原来是条龙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下海去，四海的鱼鳞都来朝贺来了，我们听了好

笑。”

“恐怕他在说笑话罢？”

“不然，他诸如此类疯癫识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啬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子钱去买许多画幅，装饰得一房间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两礼拜的课，我们以为他病了，走去看他时，他才在关着门画图。”

“他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径呢！”我惊异地说了，又问道：“他画的图究竟怎么样？”

白羊君说道：“我也不晓得他的好歹，不过他总也有些特长，他无论走到甚么名胜地方去，他便要捡些石子和蚌壳回来，在书案上摆出那地方的形势来做装饰。”

白羊君愈见谈出贺君的逸事来，我愈觉得他好像是位可以惊异的人格。我们从前在中学同学的时候他在下面的几班，我们不幸也把他当着弱小的低能儿视了。我们这些只晓得穿衣吃饭的自动木偶！为甚么偏会把异于常人的天才，当成狂人，低能儿，怪物呢？世间上为甚么不多多产出一些狂人怪物来哟？

火车已经停止过好几站了。电灯已经发了光。车中人不甚多，上下车的人也很少，但是纸烟的烟雾，却是充满了四隅。乘车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层油糊，有的一人占着两人的座位，侧身一倒便卷卧起来，有的点着头儿如像在滚南瓜一样。车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渐渐转入虚无里去了。

三

Moji! Moji!

门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声音分外雄势。

门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诸铁道的终点。我们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网脉叶，南北纵走诸铁道就譬比是叶脉，门司便是叶柄的结托处，便是诸叶脉的总汇处。坐车北上的人到此处都要下车，要往日本本岛的或往朝鲜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关或釜山出发。

木履的交响曲！这要算是日本停车场上下车时特有的现象了。坚硬的木履踏在水门汀的月台上，汇成一片杂乱的噪音，就好像有许多马蹄的声响。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每到一处停车场都要听得这种声响，我当时以为日本帝国真不愧是军国主义的楷模，各地停车场竟都有若干马队驻扎。

我同白羊君下了车，被这一片音涛，把我们冲到改札口去。驿壁上的挂钟长短两针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个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驿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许多街道和侧巷，彼此都没有话说。最后走到一处人家门首，白羊君停了步，说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两层的木造街房，与其说是病院，宁肯说是下宿，只有门外挂着一道辉煌的长铜牌，上面有黑漆的“养生医院”四字。

贺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楼下，是间六铺席子的房间。正中挂着一盏电灯，灯上罩着一张紫色包单映射得室中光景异常惨淡。一种病室特有的奇臭。热气，石炭酸气，酒精气，汗气，油纸气……种种奇气的混淆，病人睡在在靠街的窗下，看护妇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脉。我们进去时，她点头行了一礼，请我们往邻接的侧室里去。

侧室是三铺席子的长条房间，正中也有一盏电灯，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桌，上面陈设有镜匣和其他杯瓶之类。房中有脂粉的浓香。我们屏息一会，看护妇走过来了。她是中等身材，纤巧的面庞。

——这是S姑娘。

——这是我的朋友爱牟君。

白羊君替我们介绍了，随着便问贺君的病状。她跪在席上，把两手叠在膝头，低声地说：

“今天好得多了。体温完全平复了，刚才检查过一次，只不过七度二分。（摄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略语）今早是三十八度，以

后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还有些兴奋，刚才才用了催眠药，睡下去了。”

她说话的时候，爱把她的头儿偏在一边，又时候爱把她的眉头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

我说道：“那真托福极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其他的急性传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对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远来，他才服了睡药。”

“病人总得要保持安静才好。……”

白羊君插口说道：“S姑娘！你不晓得，我这位朋友，他是未来的Doctor，他是医科大学生呢！”

“哦爱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学医的人真好！”

我说：“没有甚么好处，只是杀人不偿命罢了。”

“啊呀！”她好像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哪有……哪有那样的事情呢。”

四

辞出医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过了，上楼，通过一条长长的暗道，才走进了白羊的寝室，扭开电灯时，一间四铺半的小房现出。两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馆的女仆开了两床铺陈，房间太窄，几乎不能容下。

我们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谈了些贺君的往事，随后他的话柄渐渐转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说他喜欢S姑娘，说她本色，说她是没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说她是生在美国，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国的，说她是由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的，回日本时才三岁，由她叔母养大，从十五岁起便学做看护妇，已经做了二年了，说她常常说是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他还说许多话，听到